



## 北固门

■黎强（重庆）

北固门是老县城的那根脊梁骨，扛起了一千八百多年的老烟火。喊得出姓叫得出名的街坊邻居，就像旁边老城墙镶嵌的连二石。

磨豆腐的，打铁的，撑船的，北固门知道得比谁都更清楚。黄桷树下摆不完的老龙门阵，从来没有被提篮叫卖声打断过。

夏天的知了，秋天的蚂蚱，是北固门那群娃儿最喜欢的玩意要事。谁家抱出一摞小人书，看得津津有味，连饿得咕咕叫的肚皮，也忘了回家。

末了，老院子里的划拳声兴奋起来，北固门就在几杯豆豆酒中称兄道弟。女人们聚在屋檐下打毛线纳鞋底，才懒得管老桌子上微醺的呼噜声……

## 五月的早晨

■陈玉兴（安徽）

门扉打开，如金箔斑驳  
风轻诵着门口麦穗上摇曳的经文  
把旷野的绿衣衫  
一遍遍抚平

村口转角处老屋场

池荷荡漾

蜻蜓的尖脚，正不停地弹跳着  
远处蛙鸣的韵点

凤凰山在晨雾中打坐  
香樟树不经意间落下，一片  
盛满心思的叶子  
它在想昨晚流萤的心跳？

栀子花开

我在一蓬蒲草边，双手合十  
为一杆，亭亭玉立的尖荷  
祈福

## 敦煌的银梳

■秦慰（湖北）

鸣沙山的褶皱间

一柄银梳跌落成潭

我的倒影在此游牧千年

青金石色的泉眼仍供奉着

某位飞天遗落的铜镜

沙粒在边沿镀了银

风擦过经幡时

星子便坠作泉底的碎盐

驼队经过的黄昏

经文在驼峰间熔成液态月光

有人凿壁偷走飞天的瓔珞

将褪色的丝绦

喂给沙丘暗涌的弧度

莫高窟第七层睫毛微颤

藻井里漏出半阙唐时残雪

胡杨把根系伸向水脉

年轮中升起湿润的谶语

当最后一位僧侣合掌

泉心的月牙开始顺时针生长

流沙正漫过敕令的朱砂

沙粒裹着壁画上剥落的金箔

夜夜校准宇宙的偏心率

此刻我掌纹里漂来古船

船舷结满苍绿的铜锈

而月牙始终悬在

历史与现实的折痕线上

如一枚永不投递的唇印

## 难忘军营情

■刘斌（安徽）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有佩戴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27年前的一个冬季，我将七彩的梦幻和坚定的信念轻轻打进背包，唱着这首《当兵的历史》踏上了离开家乡的列车，洒脱地走进军营。

对于当兵的选择，众说不一。很多人都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当兵后悔三年是说在部队会吃很大的苦，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是讲部队是个大熔炉，可以磨炼一个人，培养坚韧的意志。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很多年了，我经常回忆起在部队的训练和生活。在部队经历的很多第一次至今让我久久难忘。

难忘第一次站军姿，第一次整理内务，第一次打靶，第一次紧急集合，第一次蒙起双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轻武器分解结合，第一次听新兵连指导员用他那浓厚的湖南方言教我们唱《打靶归来》，第一次在部队大礼堂赛军歌比士气，嘹亮的歌声震落了大礼堂顶上的彩绸。难忘那昔日摸爬滚打的训练场，难忘熟悉的军歌和激昂的军号，难忘那抢险救灾中的生死考验，更难忘那战无不胜的钢铁纪律。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懂得了军人的价值，军人的无私奉献和属于军人的追求和欢乐。

新兵连集训快一个月时，

有小道消息说这两天要拉紧急集合。经历多天训练，大家对部队的生活有了一定了解，言谈举止有点军人味了，具体表现就是行动不再拖拖拉拉，见到干部和班长敬礼，不再害羞。紧急集合就像是出厂前最后一道检验程序，大家在期盼中都有点紧张。到底怎么个紧急、怎么个集合，谁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那天，熄灯号响过很久，宿舍里依然窸窸窣窣，大家都不敢睡。一直挨到后半夜，也没有紧急集合的哨声。于是，有人撑不住了：“集合就集合吧，先睡了再说。”结果一夜无话。第二天晚上，一切照旧。第三天晚上，就像“狼来了”的故事讲多了一样，大家对紧急集合没那么在乎了，打开被子睡觉。

嘟嘟嘟，嘟嘟嘟……10月28日晚，在新兵营院里，一声急促刺耳的紧急集合哨声刺破了沉寂的夜空。顿时，班里乱成一锅粥。靠近电灯开关的新战士随手把灯打开。班长在一旁厉声提醒，“把灯关了，紧急集合不能开灯！”面对第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新战士们神经高度紧张。“快点，快点，不要讲话！”在班长的催促下，新战士们摸着黑穿衣、穿鞋、打背包……“班长，我的背包绳打结了，解不开……”战友们都打好了背包一个个往外跑，报数！一班到齐！二班到齐！……全体集合完毕！“向右转，跑步走！”

随着新兵连长的一声令下，战士们绕着环道开始二十圈“奔袭”，北方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下，战士们系在胸前的白毛巾已经冻成了冰棍，全副武装下的体能训练，战士们衣服全湿透了。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里，作战靴啪啪的跑步声显得格外清晰。无论那次紧急集合是顺利还是意外百出，都是新战士军旅生涯最难忘的记忆。有了这次紧张而慌乱的经历，他们离一名能打胜仗的合格战士更近了一步。在这三个月里，战士们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成长的烦恼，也有成功的喜悦。

军旅生涯最难忘的是1995年冬季的那次赴黑龙江黑水野营实弹演习。那是一个隆冬的深夜，经过了一天紧张的训练，战士们都在沉睡，睡梦中突然听到一阵短促而急促的口哨声，紧急集合！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着装打背包，黑暗中，只听到呼呼拉背包绳声、咔咔系腰带声、咚咚挂水壶声，一分钟不到整装完毕，部队以连为单位带到团集合地点集结。

部队点名报数后首长作了简短的动员、命令部队全副武装，以车带炮向黑龙江黑水黑水方向集结。我们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战斗任务还是演习任务，因为每个战士的弹仓里都已经填满了子弹。军令如山，部队立即行动，给战士配发枪支、子弹，炮兵完成以车带炮，装上伪装网，火速向黑

河方向开进。部队行进过程中，每个战士纷纷写好了决心书放在自己的战备包里，战士们感受到了战斗的气氛。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营口火车站，一列军列在站台待命，战士们装车炮上车，经过近3个小时的紧张行动，战士们成功将车炮牵引上火车。又坐了两天一夜的闷罐车，部队到达黑河已是凌晨两点。星星在夜空中眨着眼睛，到这里，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冰天雪地。战士们顶着严寒，从军列上卸下车炮，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向黑水开进。终于，我们在凌晨2点到达指定集结地，部队首长作了战地部署，命令各营、连构建掩体。战士们立即进入挖坑道、建掩体的战斗中，人手一把锹、一把镐，由于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所以一镐下去，火星四溅，战士们不畏严寒，大伙拼着干、比着干，棉衣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双手磨起了泡，没有一个人叫苦，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有着火一样的干劲，不到3个小时，战士们就挖好了2米高的掩体，车炮、各营连指挥所、班、排全部进入掩体，上面再铺上树枝、盖上伪装网，隐蔽待命。空中蓝军的侦察机在我们上空盘旋，傍晚，我们接到上级电报，我们已经成功躲开了敌机的侦察，成功完成了车炮和战斗人员的隐蔽，战士们兴奋不已，东北的战友唱起了二人转。

第二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将部队带到黑水进行实弹射击，原来，靶场就设在这里。全军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在这里进行多兵种部队协同作战大比武，得到这个消息，战士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战士们在沙滩上脱炮衣、运炮弹、搭帐篷设立战时指挥所，通讯指挥车上的雷达不停地转动、指挥仪在搜索目标，密切关注“敌情”，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傍晚时分，从西面飞来一架“敌机”，全团炮兵连各炮手立即捕捉跟踪目标，调整射击角度，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开炮”，各炮齐发，炮弹结成火力网射向目标，“敌机”当空开花。

随后，接到电报，我部在最短的时间击中“敌机”，荣获全军大比武第一名。听到这个消息，战士们又忘记了疲劳，高兴得欢呼雀跃，拥抱着在一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一起入伍的战友，留在部队的已是寥寥无几。如今的我们，又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舞台，或艰辛，或辉煌，或平淡，但共同拥有的是一往无前的乐观和不卑不亢的态度，不曾气馁，这或许是那段军营岁月留给我的最好礼物。

军营生活有苦也有甜，离开军营的日子，思念的根常常也会发芽，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一个气候和土壤都比较适宜的季节，争相破土而出，纷纷鲜活起来。我的军旅生涯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成为我一生中最为珍贵和永恒的记忆……

问不在宗祠的鎏金雕梁间，而在每个清晨必须做出的抉择里：当第一缕阳光掠过赤瑞湖时，我是该用无人机航拍古村的“完整性”，还是该允许某座老宅的夯土墙里，长出属于这个世纪的野牵牛花？

责任编辑：郭园  
编辑：胡全旺 王晓军  
冯开俊 叶桂秀



蓝天绿地协奏曲 摄影 | 张鹏辉（浙江）

## 郑营三问

■莫鹤群（湖南）

滇南的月光是浸过赤瑞湖水的，当我踏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石屏郑营时，它正从洪武年间的瓦当滴落下来，在青石板路上积成薄薄的银霜。村口那株古木突然颤抖起来——不是风，是六百年前郑太武将军按剑的右手，此刻正通过年轮将震颤传递给我这个不速之客。

“郑氏，军户之首。”树根处凹陷的石板突然发出空鼓般的回响。我俯身倾听，竟辨出三层不同的足音：最底层是永乐年间钉了铁掌的军靴，中层是光绪朝缀着珍珠的绣花鞋，最上层则是我这双沾着湘省水泥的登山鞋。三

种声波在石板下的空洞里共振，突然让我想起敦煌藏经洞那些层层叠叠的经卷——原来郑营的每块石板都是压缩了时空的楔形文字。

宗祠的台基正在月光中缓慢升高。这七十厘米分明是明太祖朱元璋亲手丈量过的尺度，当年他允准军户筑高台祭祖时，是否预见过某个白露之夜，会有个读书人用数码相机测量这道“威仪”的精确数据？当我的指尖掠过光绪十三年金漆，那些剥落的碎片突然在指腹发烫——它们正在变成郑成功水师战船上的铜钉，海峡的咸腥波涛从木纹深处涌来，将我瞬

间没顶。

西耳房的阴影里，有某个西南联大流亡教授未熄的烟蒂在燃烧。1938年的月光也曾这样铺陈，当那些穿着长衫的知识分子在族谱空白处写下“郑营存中华文脉”时，他们可曾预见八十年后，会有架无人机悬停在宗祠上空，用红外扫描仪测绘这座“滇南民间木雕艺术博物馆”的热力图？井台石磨的齿槽间，道光年间春米的女子突然与抗战时期设计飞机零件的华侨工程师重叠，他们共同碾碎的不仅是稻谷，还有某个关于“延续”的永恒谜题。此刻我掌心的那粒

金粉正在膨胀。它先是变成郑家枪尖的寒星，继而化作马帮铃舌的铜绿，最终凝固成族谱纸页上的褐斑。当郑氏宗祠的木门在我身后发出垂老的咳嗽时，所有这些问题突然坍缩成一个简单的选择：我们是要把活态文明制成标本，还是让它在每一次呼吸中都长出新的年轮？

月光突然变得锋利起来。它正在切割“三街九巷”的轮廓，将那些空着的四合院剪成剪影——就像剪纸艺人用镂空来表现存在。远处传来豆腐作坊的汽笛声，那是郑营子弟在省城延续的另一种血脉。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叩